

总是想得太多

书事◆戴蓉

繁华与寂寞

少年◆赵波

有人在博客上晒出近日在国外买书的两大乐事。在一家书店看上三箱书,老板一高兴,其中两箱没收钱,还帮她把书搬到了家门口。在网上书店买书,刚下的订单还没汇款,当晚却收到了。她赶忙问店主汇款账户,店主回复说汇款单给她夹在书里了。果然,书里掉出一只信封,里头是填好的邮局汇款单,再看邮包,用的限量版纪念邮票。赞叹了她的小幸福,随后就在心里怅怅地想,实体书店举步维艰,网上的买书流程又机械刻板,这等好事恐怕是很难发生在自己身边了。

从前在泉州逛书店倒是有过舒心的体验。门面不大,关门时要把一块块门板合上去,红砖地磨得褪了色,家具也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时新华书店还是闭架的,冷漠倔傲的营业员,要让他们从玻璃柜台里拿出一本书来,口气必然是带着央求的。可是这个小书店的老板却大方和气,对人没有可厌的警戒猜

疑,大人孩子都在店里随意翻书。下雨天,大家都自觉地把雨伞斜靠在店门外。书店里长年飘着油墨、纸张的味道,喜欢这种气息的人自然觉得亲切。偶尔抱着选中的书回家去,走在路上脚步轻快得仿佛随时能跃起来跳上一段舞。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就是在这家书店买的,于是得知此书去年才由新星出版社首次出简体字版,心里很是诧异。看来那家小店和我的眼光都大大超前了,虽然那时我并不懂得流离的哀伤。

喜欢谈书事的友人,最近写了《一周书橱之五乐五出》。新入五本书,理由分别是“好得实在”、“留下一个开心的印记”、“前辈学人传统交往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展示”、“题材太对口味”以及“见证漫漫岁月中绵延的‘人间情’”。有五本书被他请出了书橱,因为它们“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却又不加说明”、“空泛零碎”、“缥缈絮叨的抒情”、“选文芜杂参差”、“等于什么都没说”等等。果然是书生。

本埠生活录

旗袍与民谣◆石磊

之一,天气热起来,去喜欢的裁缝铺子做夏衣。翻翻拣拣,看见旁的客人订制的衣衫,笔挺挂在衣架上,随手捞起来看看,嘴里就啧啧上了。男人的香云纱衬衣,没有领子,配了幅极讲究的玉扣子,青玉制的知了,一排,密密扣在胸前。裁缝铺老板娘是贴心老友,看我盯着那幅扣子目不转睛,讲,别眼热,不是我铺子里的扣子,人家自己带来的。听了我就羡慕嫉妒仇恨茫茫一肚子糯米醋打翻。谁眼热了?啧啧,男人的衬衣,怎么能没领子?穿起来跟打手似的,还香云纱,以为自己老几?老板娘听完了气,下手就拧过来,两只胖胖大白眼,很重磅的说。只好软声告饶,帮我做两身丝旗袍吧,家常穿,怕热,做宽落落的那种。如今做旗袍,是不敢去外面不熟悉的铺子了,那些恶贵的铺子,做出来的旗袍,十有八九红尘滚滚风尘兮兮,穿了不是登台就是坐台,十分吓坏良家妇女。淡静岁月,也就是做两身一清二白的黑灰白旗袍,顺便再浩叹两句腰细垮了,今年真丝怎么贵到这步田地。同去的女友,给妙龄女儿做一身锦缎子的小旗袍,艳滴滴的玫红,软极,腻极,抓那把料子在手心里,真让我想念起玉堂春暖四个大字,差点眼泪当场滴下来。

之二,很久没听民谣,胡德夫来东艺开唱,约小女友一起去听。以为

这样的票子总不会抢手,门口现场黄牛一枚就成了。结果十分错误估计形势。当晚剧院门口春风浩荡,广大文艺青年成排肃立,众黄牛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双方拉锯相持勾心斗角,心理生理都战斗得十分吃力。我亦丢人兮兮随众肃立于女文青队列之中,眼观六路耳听禀况,脑筋十分不够用。奋斗到开场前夕,同行小女友突然大叫一声我累死了,然后一屁股蹲到了地上去。本人十分悍妇地一脚横踢过去,起来,累死也不许蹲着,我最讨厌女人蹲马路上的,给我站起来。小女友吓得四肢颤抖,立刻挺身而起。隔肩立着的陌路女文青,叉着两手目睹此景,瞪目结舌问我,你们俩,是母女吗?这次轮到我,扶着女文青的肩,脚软了一下。刚刚挺身而起的小女友,这下子得了意,瞧瞧,人家看你管教我啊,呵呵,好了,成我妈了。

人生教训一,绝对不要跟女文青去听民谣了,实在想听,无论如何,找个老男人陪同。耸立在众文青中,有个高龄垫底的,不至于死得太难看。

人生教训二,再听民谣,要事先买票。上海人民原来如此热爱民谣,这个口味真是新奇。阿拉上海人,多年以来,一向偏爱天鹅湖维也纳少年合唱以及美式音乐剧,原来还悄悄粉上了民谣,胃口真好呀。

风月总无边

编辑的行藏◆何菲

Z先生性情藏得蛮深,并且有点分裂。他起初不当编辑,而是在坐拥花园老洋房的出版社搞宣传。15年前的一次采访,接待我的就是这个温和有礼的上海男人。他瘦高白净,节奏层次控制得体,笑起来却有老男孩的恣意。当我起身告辞时,在他严谨的衬衫领子里,隐约看到一根造型简约的金项链。

这让我有点诧异。金饰也挑人。煤老板戴上张扬,匹夫匹妇戴上俗丽,而在Z,却中和了主人的文气,显出洒脱,成为密不透风的表象中的某个小出口,使他成为办公室的潜在异类。

Z后来做了书,极对路子,仿佛他的命格属木,这辈子专为做书而来。他走路上下班,常年保持7点进19点出的作息,邀他纯粹玩乐的饭局十之七八要推脱,然而他集结的活动却无人缺席。他不当官,没有利益可与人交换,却在静默勤力中隐修出某种气场。他又是无创意不

在上海,永远有很多还没有长成为男人的少年,因为读书,很早就离家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被父母像个邮包似地发送过来,等着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像一双手随心所欲地把它打开,然后开始规规矩矩或者放任自流。

他喜欢这种自由,十二三岁他就学会了打发自己,除了上课就是排队等饭,一顿吃两元钱的菜金,他会用很多饭拌很少的菜填饱肚子。十三四岁他渴望有人陪伴关怀,看看身边的女孩全像幼稚园出来的,于是睁着一双半明不白的眼睛往外看。十六七岁他的身体修长瘦弱,但已有要好的女友挽着他的手臂,他像个大人似地为她擦脸。十八九岁,他进了大学,业余已经在酒吧唱歌或者吹小号,他用这演出为自己赚学费和零花,他演出所在的酒吧在晚上总是越晚越有人来喝酒听歌,有人把他认作这个城市最酷的男孩,他用一种时而像童音般清净时而沙沙的嗓子唱

诗歌口香糖

无题(310)◆严力

➡ 名叫和平的血型在等人类血管发育到同样的粗细那时候就能全世界互相输送了

➡ 爱是可以不断酿造的美酒恨是可以替换的杯子

➡ 人类有不少财富已积累在文明的保险箱里但在战火震耳欲聋之时很多人想不起保险箱的密码甚至想不起还有箱子

➡ 地球被挖掉了许多矿石后并没影响它的正常运转就像人体在异化的环境里失去了某些品行和质量之后还能继续轰轰烈烈地繁衍

➡ 从来没下过地很多文学情节的设想被人阅读了上千年也只是在纸张上运输文明

都市专栏

周刊第310期

掘呵护,使那些灵性的文史载体顺从皈依。这类人有共性:主观、自信而复杂。那手持重器却不事张扬的隐秘的快感,唯有他们最懂。

Z很严格,在写稿阶段,他一在线,我就隐身,生怕遇到他鞭策我几句。当然他也会在深夜边啃鸭脖边与我在网上闲聊调侃。他一直等待着我阶段性的自我完善。这不仅需要眼力直觉,还要有大量的耐心和冷静。就像从外表判断一棵树的年轮和致密度,除了经验,更有感知。

从心理学上讲,编辑多有洁癖,这源自1-3岁便溺期母亲的斥责,这种对清洁的“被苛求”到成年后会转化成对包括文字在内的许多瑕疵的不能容忍与对唯美的追求。我认识的编辑外形均相当整洁,重细节懂搭配,这是天然的素养与宿命,Z先生也不例外,虽然他早在夏初就已赤脚穿皮鞋了,这与金项链一样,是破绽,亦是松弛。

歌,吹小号的时候则眼睛微闭、小腹微挺,自己有种微微的陶醉。

天冷的时候他只是在敞开的夹克里面露出一件白汗衫,只是头上增加一顶绒线帽,压住那正要留长却不太顺服的头发。带着他特有的帅气,让女人心疼。

二十岁了,男孩子还是孤单单一个人,好过的女孩子都离他去找自己的前程。在茫茫的上海他还是读书、打工,放假时白天去一家广告公司实习,晚上演出。他说自己毕业后要把音乐当作爱好,而不靠它养活,那么现在就必须多准备别的谋生手段。他已经在外面和学校里一个拉小提琴的同学合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去科技大楼买积压的彩电,他去宜家买窗帘和地毯,窗帘是一种不多见的印度红,比外面一般的价格贵几倍,但他喜欢每天早晨,有微

光照在那红色房间里即刻就像有阳光普照的感觉。

像他这样的男孩,天生酷的男孩,干净,有主见,脸上的清俊气息遮也遮不住,左耳有一个银耳环,常常漠然又认真地打量这个世界。在学校,他是乐感方面好得让老师担心的学生,老师对他寄托的希望越大也越害怕他辜负了他。小小的学校,及在外合作演出的乐队都好像总有一天容纳不了他,他将飞得很高,他的前途难以捉摸。

到二十岁,他意识到了男人天生的责任,感到了累,他不再需要那些爱撒娇的女友,只是希望一个能让他安静休息的女人,能让他在他想起她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演出之余,他常常坐在酒吧的一角喝生啤,他喜欢沉默着坐着想着什么,却没料到他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丰子恺的画意

似爱之虐(四)

丰子恺 丰一吟(父女/画文)

钱,是大家都喜欢、都需要的东西。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钱是不该拿的。这道理大家都知道。那么,该不该把钱给小孩使用呢?小孩确实也有他的种种需要,可是大人会买给他的呀!如果把钱给他,让他去买,也可以。例如,家里油盐酱醋没了,把钱给孩子让他去跑一趟,买回来。那也是孩子能胜任的工作。可是这幅画上,父亲给儿子的却是两张五元大钞。在抗日战争前,十元钱可不得了啦,买点小吃的食品绝对用不了那么多钱!大人让小孩从小用惯了大钱,今后他长大了,做了工作,还赚不起这么多钱呢!到那时,他就会怨天尤人。所以,做父母的无论如何不该给小孩花大钱!

美食需要说法

土猪归来◆钟洁玲

世界轮流转!如今“笨”和“土”成为新宠。体现在餐桌上,越笨越土越吃香。长得慢、无农药无添加的有机新鲜蔬菜,叫作“笨”,如笨茄子、笨黄瓜、笨辣椒、笨番薯;所有天然、原生态、无污染、无公害肉蛋,全部冠上“土”,“土鸡”、“土鸭”、“土鱼”、“土鸡蛋”……土到掉渣子更值钱。壹号土猪的广告词就是:“我狠土,但我狠香!”宁错要“狠”,矫枉过正。

这种纠偏在于我们受骗时间太长!我们一直吃着劣质洋白猪,蒙昧不醒,一吃就吃了30年!30年前,黑色的地方土猪与白色的进口洋猪展开过一场惨烈的厮杀,结果是黑猪惨败,退出都市,退到二三线城市,再到县镇、农村,成为“边缘战士”。洋白猪生长期短,吃复合饲料,吃两斤长一斤,四五月可以出栏,饲养成本低,瘦肉率高达60%;而土猪需要养足一年,要吃豆粕、玉米、瓜蔓、花生为主的粗粮,且瘦肉率低至20%。这么一来,没人要黑土猪了。黑土猪因为生长速度慢,活动量大,吃原始粗粮,肌间脂肪丰富,肉质香甜而有嚼头。结果却因为获利低而遭淘汰,真是“劣币驱逐良币”。

2006年,有一个人在广东做了

调研,发现广州土猪仅占1%,而湛江市占30%,县城占50%,乡镇一级则几乎是100%。也就是说,有钱的城里人吃着最差的肉,没钱的乡下人吃上了最好的肉。30年间,广州人已分辨不出好猪与坏猪了。

他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并全力以赴,率领黑土猪从边缘杀回中心。他就是那个“卖猪肉的北大生”陈生。陈生在多地建猪场,从两广小耳花猪包括广西名品陆川猪中选育出全黑、皮薄、骨细肉嫩的优良走地猪,命名为“壹号土猪”,养足12个月才出栏。据说壹号土猪生长环境也像“贵族”:住上了蓝顶白墙的二层楼房,房顶可以洒水降温,怀孕母猪还有音乐听,猪们的排泄物冲到一楼,生出沼气,烧尽后的渣滓种草再喂猪,形成一个生态系统。

刚上市时,洋白猪的排骨18元/斤,壹号土猪则卖28元/斤。洋白猪瘦肉16元/斤,壹号土猪卖到26元/斤。壹号土猪档口有统一标识,肉贩们一律黄衣绿围裙,笑脸相迎,唱着“磨靛刀,切靛肉”、“砧板一响,黄金万两”,手起刀落,刀法精准。

这一役,土猪赢了。30年后,它夺回了江湖。